



曲艺选

第十一集

(快板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快捷书) 章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选
第十一集
(快板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2 3/4 字数 31,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編輯例言

1. 为了推广优秀曲艺作品，进一步滿足讀者的需要，特編輯出版本曲艺选；
2. 本曲艺选收編河北省作者創作的_新作品和經過整理改編的傳統节目；作品形式力求多样，但以在河北省流行的主要曲种为限；
3. 本曲艺选按曲种分集，每集收編一个曲种或相近的若干曲种的作品；
4. 欢迎讀者对編輯出版工作提供宝贵意見，以便不断改进。

目 录

父子会	張劍平 (1)
“火药枪”	李潤杰 (18)
六号門	焦立海 袁武华 (46)
孤儿仇	朱学穎 (62)

父子会

張劍平

滿天星斗放光華，
一輪明月照窗紗。
李師傅就在宿舍坐，
看着報紙喝着茶。
忽听院裡一陣亂，
出來進去脚步雜。
忙向院裡看一眼，
心說：這是為什麼？
見有的扛着行李卷兒，
有的就把鐵鍬拿；
廠裡的書記帶着路，
工人們擠擠叉叉密麻麻。
看罷多時明白了，
“噯！抗洪大軍要出發。
噫？這事有點不對勁兒，
為什麼沒有我李金華？

我不是七十七、八十八，耳又聾、眼又花，

不能走、不能爬，弯腰駝背掉了牙。

五十八岁不算大，

不让我去为什么？

我也曾跟書記談了三次話，

决心书一张交給他。

今天出发沒有我，

他得給我做解答！”

想到此处往外跑，

一旁惊动了李大媽，

“老头子你先压压火，

我替他給你做解答。

一来照顾你的岁数大，

二怕勾起你的心事滾泪花。

都知道民国二十八年天津鬧大水，

逼得咱，卖了那，沒仨、沒倆、心尖儿、

宝贝儿、小铁娃。”

“咳！人的思想有变化，

去年的皇历今年別查！

旧社会、受压榨，

当奴隶、做牛馬。

有人一提鬧大水，
必然就想孩子他。
新社会，翻了身，当了家，
有吃有穿又有花。
领导关怀多照顾，
不像过去那么想他！
再一說，六岁的孩子离开父母，
說不定如今有他沒有他。
我只想过去鬧水咱受过害，
新社会防汛抗洪更要把力量拿！”

“对！我同意！可是沒得到批准你怎么去？”

李师傅拉住大媽打磕磕。
大媽出屋間同院儿，
才知道去独流减河小卞庄儿。
李师傅連說：“好，好，好！
不到天亮准追上大家。”
捆好了一个行李卷儿，
一把铁鍬手中拿。
出門把八路汽車上，
八里台，把車下，順着大道奔南洼。

在往日这条道上行人少，
这些天車輛頻繁挤叉叉。
在这时，忽听有人道“劳駕”，
听口音南腔北調很复杂。
抬头看是解放軍的一个大尉，
領子上一条杠子四个花儿。
高高身材寬肩膀儿，
浓眉闊目紅面頰，四方圓臉大下巴。

“老大爷，独流减河怎么走？”

这可乐坏了老人家，
忙說道：“上减河我正愁沒有伴儿，
好！咱們一同把伴儿搭。
咱們俩，聊着天儿，說着話儿，
走起道儿来不觉乏！”

軍官答应連說好，

“我先謝謝老人家。”

老师傅向来爱說話，
遇見事刨根儿問底儿見真章儿。

“同志！上减河是投亲还是訪友？
什么村子什么庄儿？是南岸？是北洼？”
軍官連忙一摆手，

笑嘻嘻地把話答：

“我是支援防汛抗洪水，
來修堤打壩把泥挖！”

李師傅一聽心納悶兒，
腦袋瓜子一不拉，

“抗洪水誰不帶着鍬和鎬，
你提拉着點心盒子為什麼？”

軍官一聽哈哈笑，

“老大爺真是好眼光兒。

我們的部隊在東北，

我探親去到三門峽。

路過天津聽說鬧水，

我這才，不探親，不回家，抗洪戰鬥我參加。

抗洪水人人有責任，

您說說應不應該來參加？”

老人家一挑大指說聲：“對！

同志你的風格真可嘉。

到減河爭取跟我在一塊兒，

我替你報名來參加。

書記一定會批准，

咱們俩一起抬来一起搭。

我听你的口音可不像河南味儿，

三門峽是不是你的老家？”

“老大爷，我的对象住在那儿，

我老家在靜海县的团泊洼。”

老师傅聞听心一动：

这我可得問問他！

“同志！团泊洼离这儿一大步远，

为什么不先回趟家？

看看爹、瞧瞧媽，然后再看对象她！

瞧对象理所当然应该的事，

可是也不能忘了爹和媽！

我口直心快存不住話，

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

老大爷只顾說出这段話，

軍官心里似刀扎。

怔了半天說不出話，

强忍悲忿暗咬牙，

“老大爷您說的都是实情話，

应该先探望爹和媽。

我多年沒見二老的面儿。”

“好啊！借这个机会瞧瞧他！
倘若是过去爷俩不和睦，
現在應該解开它。
做老人的誰不想儿女，
見着面儿准得乐开花。
你要是不願自己去，
我送你回趟团泊洼。
过去我也住在那儿，
也許認識你的爹媽！”
“老大爷，团泊洼我去过无数次，
始終也找不到爹和媽。
有人說自从那年鬧大水，
有多少乡亲敗了家。
家破人亡沒音信，
叫我到哪儿去找他。
咳！即便現在見着面儿，
我也不認識老人家。”
“老头子一听更納悶儿：
亲儿子不認識亲爹媽？
这可是件新鮮事，
今几个更得問問他：

“今年你岁数有多大？

什么时候离开的家？”

“我今年整整三十岁，

六岁那年离的家。”

老人一听把头点：

这事儿可不能埋怨他；

岁数儿太小刚記事，

这些年怎么認識爹和媽。

別說是他认不准，

攔在我身上也是白搭。

眼前若有我亲生子，

也不敢张嘴管他叫铁娃。

又一想：（白，自語地）民国二十八年鬧水，

他六岁？

嘿！跟俺铁娃是同岁！

可惜呀！旧社会夺走了小冤家！

想到此处他心难过，

不由暗把眼泪擦。

又一想：莫怪書記不让我来，

还没干活儿我就滚泪花。

你說今天够多巧！

偏偏遇見軍官他。

只当是我俩聊点家常話，

哪知道又拉出孩子小铁娃。

攔下吧！放下吧！

我还提他干什么。

解放后也曾打听孩子的事，

才知道买孩子的恶霸被鎮压。

有許多孩子被折磨死，

說不定其中就有小铁娃。

自己的孩子我不想，

这个軍官算苦到家。

“同志呀！你小小年紀离开父母，

怎么成人长大的？

你不說我心里可結疙瘩。”

这軍官一听此話心要炸，

叫了一声老人家：

“我記得六岁那年秋季里，

洪水淹沒团泊洼。

一家三口吃不上飯，

成天价就在树上臥。

两天两夜沒人管，

餓得我又喊爹來又叫媽。
由前面划來一只小木船，
有杆黃旗兒上邊插。
船上站有三個人，
艙里坐着許多小娃娃。
也不知跟俺爹說些什麼話，
老人家顫顫抖抖把我交給他。
老人哭得聲嘶啞，
從那天離開我的家。
把我帶到勝芳鎮，
買我的財主叫‘王大牙’。
他又稱買賣又有地，
販賣人口做生涯。
買了男孩兒當牛馬，
女孩子就在妓院里押。
我吃了他家一年飯，
七歲就逼我上坡洼。
放牛羊、喂驢馬，
打草撿糞把犁拉。
孩子太小沒有勁兒，
干不動，他就打，

打得我浑身是伤叫爹媽。
住的是牲口棚子猪羊圈，
吃的是糠皮野菜豆腐渣。
把我折磨得活像鬼，
身上的骨头剩一掐。
有一年八路军解放胜芳鎮，
我偷偷离开王大牙。
部队把我收留下，
培养我成人长大把武器拿。”
軍官刚刚說到此，
老师傅心里千头万緒乱如麻：
莫非他是我亲生子？
莫非他是我小铁娃？
又一想，团泊洼卖儿女的无其数，
哪能单单就是他。
虽然年龄岁数都不差，
还得問問他姓什么来叫什么！
老人家刚要往下問，
忽觉得突然一陣冷風刮，
抬头看，一条长堤高又大，
滾滾河水卷浪花。

才知道已然到了减河岸，
嘴！堤上边人山人海黑压压，
千軍万馬齐出动，
培堤打埝把夯砸；
天上飞机轰轰响，
河里船舶正巡查；
地上汽車連成串，
往来运输把物資拉；
卸石块，把泥挖，
这个抬，那个搭，
同心同德抗洪水，
体现出人人热爱新国家。
老师傅虽然还有一肚子話，
被这些战斗場面吸引住，哪还顾得再問他。
暗想道：我先报名把活干，
找个机会再問他。
突然間一个沉雷几道閃，
天空上星无光彩月无华，
風卷黄沙烏云滾，
漫天遍野黑压压，
唰唰唰，雨点倒有銅錢大，